

周

易

宗

義

周易宗義卷二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需三三

坎下 乾上

訟三三

坎下 乾上

潘雪松紀聞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爭之尤也。

陸廣成曰：需訟均曰有孚，此有孚之始也。夫兌說巽順合爲中孚，此何以有孚也？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焉，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

周易卷之二  
貴不陷而貴能往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  
貴于入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  
謀始故爻言亦終吉者二

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爲人所需者需於  
人也初二三四上是也爲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爲人所  
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  
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健剛不陷非若困之剛  
掩也 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  
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  
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按卦以乾遇坎成需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只當寧耐以待之蔡虛齋曰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一點寧耐真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墨礙而光亨并無行險徼倖之事而貞此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大川坎象又乾晦于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蘇紫溪曰需一卦是聖人涉是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

而極之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  
養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真爲主萬感不入  
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居易俟命順受其  
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於至善吉道也故不特安常處  
順坦然自如卽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無入而不自得  
矣何利如之

象曰需湏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  
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易述曰卦以乾之坎成需乾剛可以濟險見險而未可  
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此必非柔躁

者可能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需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正中乃天位本然如此。不正則邪不中則偏。可謂天位乎。五宅天位而正中是故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九五所以爲需之至善。故能利涉大川而有功。孔疏前云剛健而不陷。此云往有功剛健卽乾也。故乾德獲進往而有功。卽是往輒亨通也。此雖什利涉大川兼什上光亨之義。本義兩象云者。

言坎陷有大川象乾健有利涉象也章氏曰涉川者冒  
往爭先則危需則利需之道於涉川爲最切 洪覺山  
曰剛健何以不陷也乾剛天德而不妄動故不陷也坎  
困則剛揜困與亨反也需者事也光亨者心也事苟需  
矣而其中少有欲速覬望之心卽非乾德之孚謂之光  
亨不可也坎非天德五何以位天也處乾上也程子以  
正中合乾九二言之是也凡卦有乾者必曰中正曰正  
大曰應天曰天命吁至矣君子之學體乾行焉爾矣利  
涉者需以正進以正也乾內坎外則利涉乾外坎內則  
无所利而爲訟是故欲濟天下大事者貴有主也程子

曰凡言貞吉有既貞且吉亦有得正則吉者當辨

程敬承口

正中天德之純也位天位正中猶言位乎正中卽乾元五位乎天德之意要以需而能孚惟守正執中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有並重孚貞者俱謬

又曰坎

有孚心亨而未光需何以光也孔疏云光亨貞吉由乾之德也乾陽本光九五居位乾上又得乾體位天位而正中其德達天故光也吳因之曰坎之一陽與乾同體所以能孚五在險中此時痾瘵之念如何放得下時變如何好不踳躄只是雖切隱憂胸中又却寬閑無事坦



坦平平前邊沒一箇快快的念頭後邊沒一箇冀望的念頭此謂之有孚又有一箇大來歷直湏事求可功求成之意些子不畱纔能有孚所以聖人從無取必又曰惟有孚然後能貞

質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爲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上于天未成雨也故爲需待之義飲食宴樂朱子曰謂更無所爲

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

程敬承曰待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利之自至卽所謂孚而貞也本義更有二字宜玩蓋前此當爲之事已畢矣洪覺山曰彖言險象言常彖利涉言有爲象宴樂言不過爲也先有爲後可不過爲如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纂言曰宴謂身安無所營爲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

恒无咎未失常也

按需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无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爲主則失時以濟爲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 易因曰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不犯難初已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犯難行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難不顧耳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 胡雲峯曰用恒只是寧耐到底之意无咎終不罹於難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

易而行之无所不濟故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无常主或爲才能所使或爲事勢所激或爲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行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蘇紫溪曰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身於名疆利鎖之外而游神於恬澹閒曠之鄉自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孚常孚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游讓

溪曰需者將濟之時也近險而急於進者危在遠而安於需者吉故恒於其所不二其心者无咎之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漸近乎險故曰需於沙履健居中亦未嘗進而需焉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象旨二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潔身知其不陷者責之以極溺極溺者失於見幾潔身者至於亂倫而二之終吉以陽德正行易以知險又在下卦之中而能需也仲虎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

有成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  
其爲吉衍在中者胸次寬衍綽有餘地不以進動其心  
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如是終吉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  
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卽是非口舌險於風波亦不  
能不關情者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於日月之明耶衍在  
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疎故  
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伊繼山曰衍卽是剛以剛爲衍者就需言也亦以惟剛  
爲寧耐也中卽剛中之中非險之中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慎不敗也

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  
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  
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狎水死者勿咎水  
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胡雲峯曰致之一字  
罪在三矣趙氏曰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象四坎  
陷象三迫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然才位俱剛進不  
顧前能無窮乎致寇之云欲人遠險如初戒人卽險如  
三也

洪覺山曰坎雖爲災而猶在外三雖重剛而在乾體汝

吉曰乾體健能敬敬而加慎於泥中需焉可以無敗何也敬自我者也夫泥中不可須臾處者也而需焉惟乾德者能之終日乾乾無不敬也敬天則也天則不以泥中而忘也問敬慎之別朱子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他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顛躓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慎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慎固處險之道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惟敬慎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爲愈乎孫質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



三不如二之見幾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血陰傷也既傷矣何以出自穴也朱子曰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在陷了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易述紀聞曰需於郊者

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於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按象曰順以聽順卽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卽需而不進也唯順而後聽唯聽能出自穴象旨四順聽矣何以爲失血出而聽以爲聽之晚矣一說五爲濟險之主聽順以聽於五也亦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朱子曰需只是時當此之時別無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湏是正方吉如飲酒濡首則非正矣 易述曰無爲而需庶政之理无事而需百工之熙需而忘其爲

周易卷之二  
需也是天德之中正所以坐致太平者也象曰需於尊位特表其爲君耳不必重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 纂言曰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于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胡仲虎曰人生之欲莫大于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旣于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按上六陰居險極無復有需入於穴矣然猶幸其應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卒然而來故云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王註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已居難終故自來也處无位之地以一陰而爲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敬之一字是於坎中覓生路也來知德曰入穴窮凶學人救援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者以三陽至變知險可以拯溺也

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借

彼二陽共來濟我我之敬之亦敬其恒者衍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爲三陽主三陽有爲五不必爲也其曰貞吉以此按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洪覺山曰客何以不速也需時不進之客也六應三而連引初二以進故云客也上六不當位蓋言陰不宜居上位也雖居上位而在柔體且三陽是敬故未爲大失也

項氏曰陽來居上雖不當位然而不當之失小不敬之禍大善需者勿以小失爲嫌而以大禍爲憂險雖已濟

猶不敢忽必入其穴終其事而後已則可謂敬也已矣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  
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  
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于險者還須賴乾以  
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爲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  
故聖人于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蘇紫溪總論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  
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  
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之聖賢履險若夷視有事  
若无事俟其數之既復時之既順吾可徐徐焉以享其

安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于沙亦可。于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身在網羅阨迫之鄉。而心在清夷曠蕩之境。人情之變態殊觀。而一腔之造化自在。不徇世。不遺世。惟因乎世。而我不與焉。此豈世故所能櫻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種種嗜好。種種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地。便成涂泥。堂奧之間。皆爲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之矣。然則險何足爲人患。患吾心之自險耳。

楊止菴曰。易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

決之害事也而易以乾健之性見險能未可進乃不進所謂能進而不進者也必有俟而進需豈終于不進者哉惟其能進不進俟時而進故四不困上不窮需之得也此較之濡滯云者大相遠矣洹詞曰夫易之需豈易言哉以之遭間阻進者百爾求通終焉致敗倖險爲徒固无足咎謀人國家抑有甚焉出奇策變機士也尋機曲就智士也夫而忘身義士也死而如歸勇士也一致反噬君與受之可不慎乎此惟知進而不知退昧于時者以此較之不決之需又大相遠已

訟三三

坎下  
乾上



程傳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無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蔡汝楫曰訟卦以惕中爲戒爻以不訟爲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木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敬承曰聖人以訟名卦原非貴訟如不得已而訟必其情真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塞不得伸者耳倘得少伸訟便可止而不必終故曰惕中吉訟非美事毋論

勝負未分之爲可懼而損德廢業恒必由此寧得不惕  
惟惕故能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見大人惟  
大人之剖斷是聽亦惕也若駕虛以求倖勝如涉大川  
然則不惕之尤者也曰惕隱然有兢兢自訟之意以此  
處訟可終歸於无訟矣吳一源曰訟貴有孚我以其  
孚彼以其僞情僞兢淆乃窒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  
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  
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  
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不相下而有訟在一人則內險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所以爲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坎剛來而得中也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之窒也窒故求伸猶且不敢負恃險思戒能無惕乎居二得中只釋中義而惕在其中無窮怨也無多上人也中吉之道也訟不可成只據理言訟至於成所喪必多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質五之中正以求物我之當而不必于成如以其成也雖孚而勝亦不免凶矣入淵終凶

之謂也。凡終訟者皆冒險爲之。爲入於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要以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與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程清溪翼曰：公訟而辨訟之名也。乾健坎險訟之由也。訟有孚。自信其實而信於人也。窒而不通。君子懼也。坎來下而得中。貴中止。終則凶不可長也。乾坎連屬之卦。利見大人。尚乾中正中吉之利也。不利涉大川。坎之淵深終凶之戒也。

唐疑菴曰凡遇險皆欲出不欲入需險在前進則出險  
訟險在下退則入險故需利涉而訟不利涉 蒙引曰  
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  
人已之間俱背其德失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可以  
與其成哉君子所以深爲之戒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潘雪松述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一麗於形天上  
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  
孔疏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  
與天違行者凡訟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

違行也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汝中云卦象曰中吉曰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謀始莫要於自訟 又曰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於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眦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於始自訟於心不以片言起釁不以纖芥睽情塞憤爭之源杜好勝之竇不爲形區類別之見而一反於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自息矣此無訟之道也 按訟字全在違字上取君子作事只在未行之先求不違于人情天理故曰謀

始謀之於中亦已晚况其終乎洪覺山曰謀始乃審幾誠意反已自修之謂若區區計利害于事始而後動焉則與險徼詐何遠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洪覺山曰訟爭也君子貴乎止爭止爭以順初六順而下也故不言訟而言不永所事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事為坎阻雖不得已而小有言然以其下順之志不在于訟故其所謂言也乃亦平心觀理而已辨明者應陽也訟內坎故自言需外坎故外有言也言則未訟長則

爲訟矣故曰不可長也 胡雲峯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

程敬承曰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爲初象才得辨明便止原不爭辨易明也易述曰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辨明而吉方是事結楊誠齋曰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休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洪覺山曰九二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上與五敵而五以中正居尊又非可爲敵者故二畏之而逋知其義之不



可也。知義之不可，故逋而不敢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逋坎隱伏象曰三百戶小邑，退處小邑以示屈服。苟猶據大，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滅武。仲據防請，后豈理也哉。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入曰歸逋。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免災眚哉。坎爲加憂，故曰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蘇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

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盖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爲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貞厲卽惕中也。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守素分而無求，便是貞居貞。卽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從王无成，亦非抑其才不足，特論其人如此耳。彭山曰：六三以无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无成而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洪覺山曰：言无成而不言有終，慎之也。德陰德也。守其以陰從陽之常，而不敢違以從乎王事，言從上則訟不足。

言矣一說從上凡才知賢於我者皆是不專指君言

唐凝菴曰坎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遂失坤之順而爲險六三在二旣歸之后卦復成坤全有坤德故曰舊德以坤從乾之舊德也貞卽坤之貞觀或從王事亦坤三舊爻可見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卽命者聽其固然苟爲吾舊三百之邑可甘苟非吾命繫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揔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上爻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所失多矣與三正相反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洪覺山曰呂東萊曰九四剛強性本好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于生訟初旣相應亦非與之爲訟者心之所入只有善惡兩件惡旣不得逞則必自還于善故曰復卽命愚謂九四以剛居柔亦非逞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是所謂柔克者耳 約說曰卽就也命天命也乾爲天反訟爲不訟曰復反就乾體爲復卽命之象命正理也反而卽於命是變其非正以歸於正矣

潘雪松述曰無訟而有訟心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也故前念之悔卽爲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卽爲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 經繹曰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逋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并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膏終吉不足言矣 仲虎曰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故其心能安貞然曰歸曰渝皆知

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爲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卽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亦卽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爲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爲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洪覺山曰中正者五也通天下之人之心者也夫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應之則亦不勝其勞殊不知所以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介中正待之而已夫中正乃使民無訟

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爲元吉，則亦小矣。潘雪松述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建中表正德威德明，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出於以健制險之外，故大善而吉。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剛健之極，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使終訟而勝，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乎？不崇朝三褫之矣，是成亦毀也。

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孫質菴曰錫帶出於或然見其无取勝之理終朝不免于三禡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 周用齋曰周公以爲必且見奪夫子以爲雖不至干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禡 易述曰三本坤之六三因二變而成訟三守舊德含章不變自无訟理或因王事不得有爭則亦務存謙順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龍以剛終訟於法當凶自無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之錫三上相應者三之從上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未必然之辭也 蘇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責



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禡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禡服不勝者安貞无咎止訟之道也。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卽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不若論後邊改

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可成之意。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捷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卽或錫必禡之矣。彖所以曰：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

師

三三

坎下

比

三三

坎下

坤上

坎上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于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爲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于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于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于田禽之執比之五貴于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无意也蔡汝楫曰師者將道也有丈人之貞自有出師之律故彖言貞不言律又言律不言貞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

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  
其道徂詐咸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之悖經抑又甚  
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  
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卽在衆人  
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  
叔其丈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  
使而不參于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潘雪松述曰汝吉曰師衆也禮伍兩卒旅具而成師大  
爭以兵也卦偶多爲衆章氏曰師以貞爲本一陽在下

爲衆陰所主故爲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帥之道故象  
丈人孔疏爲師之主惟得嚴莊尊重之人監臨主領乃  
吉也彭山曰丈人剛德宅中有嚴有翼能靜能動可以  
統羣陰專閫外之寄故吉也兵本凶事宜有咎者故又  
以无咎言之王註興役動衆無功罪也故吉乃無咎也  
洪覺山曰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兵似非  
一元生育之事若以利亨誨人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  
守一貞足矣經繹曰訟象无四德師惟貞以爭道於天  
道已遠也抑訟五元吉師无之以大爭危之危師五中  
未光也 吳因之曰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吉者。無敵於天下。無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內元氣未嘗耗損。按師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有無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無咎。其三代之兵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衆也。正也。只釋字義。卦體入在能以衆正處。以者將以之也。可以玉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彖不同。彖屬君以師出有名爲正。此屬將以節制爲正要之義。亦自該朱漢上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

人爲師衆之義也。潘雪松述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不樂了。但捍外安內，又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湏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夫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迺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興師。丈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便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也只是一忠厚之將。象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丈人是

能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中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蠶渠魁宥脅從封忠臣孝子之墓恤孤兒寡婦之家存問父老表揚遺佚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又曰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之心卽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卽將之心如前所解丈人者皆是

傳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



之專也。行險而順，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象旨苟後世不明行險而順之義，便謂以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爲，則遺害豈少哉。

程敬承曰

能以衆

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所以吉又何咎也。然則剛中也者，其丈人之真面目乎。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然而民從之者，以其有害處，卽所以除害。

處也吉何咎單指丈人說與卦詞不同

程敬承曰舊說謂行險句重順字是已其謂剛中句單重剛中則謬假如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應顧不重乎行險而順不必與上句牽對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分明根上行險句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潘雪松述曰坤爲地坎爲水地元不容聚之卽爲水民無不容集之卽爲兵此卦之取象也夫水浩蕩無際而地善涵水性潰決不測而地善滙有容故也君子厚德容民宅畋爾田樹之長立之宗農政厚生並與安宅无

不納也。无不保也。不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而伍兩卒  
軍旅師畜焉。畜之无事之時用之有事之日此民卽此  
衆也。於此知兵農合一地水自然之勢也。析兵農而二  
之民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悖矣  
程敬承曰楊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畜而聚師  
衆也不畜則不聚以其无有容之者耳。故畜衆只在容  
民民容卽聚民聚卽衆民之不保且各離散夫誰爲君  
用命也者。本義云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甚有味

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  
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爲毒故

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于六卿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菱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此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爲不預何時刻畫兵號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故容民卽以畜衆兵滿中外居然若无所謂藏至險于大順也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而兵有定

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爲患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以律此只據爲將之始說箇道理如此王註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卽否臧矣象旨以初居六陰柔不中且在險陷之始故爲不臧之戒胡雲峯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又曰象以失律代否臧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吳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

正內一佈 蘇子瞻曰以律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象義曰坎爲律師賣人和夫律謂不和纂言曰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卽此意蓋律爲元聲而軍法紀律皆取法乎此故曰律師卽人和意未可專言吹律一節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朱子謂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是也謀斷兼資威和並至以爲主師故獲吉而无咎然非在上者信任之專褒寵之厚亦何由成功乎王註承上之寵爲師之

主任大責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凡在師中雖專制之自己然因師之為而能致者皆君所與也故曰承天寵也天謂王也亦春秋王必稱天意三錫寵之至也使之得專閫外以坐成大功是所謂懷一人以懷萬邦天下之大權也蒙引曰錫命謂專任之以為將非褒其成也承天寵即承天王委任也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命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衆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

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輿尸大无功也

余四明曰謂之或者言其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衆而盡坑之秦非此之謂乎周用齋曰甚之也可爲輕敵寡謀喪師辱國者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註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左次謂不進前而退後也此雖无克敵之功猶得完師以待其會故无咎象曰未失常卽无咎意明退不爲怯也楚子囊



與吳戰兵寡不敵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道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若楚王蓋識左次之義者哉 傳曰全師而退愈於覆敗遠矣此不論才之擾劣功之殿最賢於六三也易恐人以退爲却故發此義 質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故左次之无咎知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程傳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輿師任將

之道丘仲深曰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故利執言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无咎象肯五柔中不爲兵端之象也擇將授師當以長子帥謂二也五應剛中之象弟子謂三五柔居尊不足於斷故有輿尸貞凶之戒

洪覺山曰禽坎陰象害稼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命但言執不言戰者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而已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謂之田有禽不可矣

蘇子瞻曰夫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

月易與易 卷之二  
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

潘雪松述曰田有禽利執言師之貞也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長子卽力人也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使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師師長子以定亂安民爲功所以能開國承家開國拓其疆土

也承家世其德業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不可使有  
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  
英彭所以亾也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蘇子瞻曰夫  
師終始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  
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  
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  
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  
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末苟勝故其終可  
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潘雪松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師中之吉必於

長子不使弟子得尸之蓋已慎於始矣

氏曰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

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丈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爲民之心如此

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楊止菴曰古者

兵農无二途文武无二道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  
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之始弟子凶不用故爵  
賞之時終无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  
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爲負功  
非聖人公天下之政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  
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无能之將則无以勘禍亂故任  
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  
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唐凝菴曰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貞也如此經  
繹曰初上不取爻義取初終義謹始慮終以重師也

潘雪松紀聞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木非君子不爲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初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

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自卦辭至三四无咎皆恐懼重民之意

比

二二坤下  
三三坎上

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得臣位者爲師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趙汝楫曰凡卦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徐之祥曰象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朱子曰爲人所比。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人之比。不  
所以原筮元永貞。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

以比天下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貞潘雪松述曰

卦以一陽爲衆陰所親輔故曰比比卽吉也質卿曰萬

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則亂民之不能不比於君臣之

不能不比於主理也亦勢也故比比卽吉比之所以爲比

全在九五一爻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

在中位乎天德體元居貞同天不息於以長人於以作

君當天下之歸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且凶民之比

之豈有外哉自非然者君位惟艱民心易離而比之難矣故再筮乃得之也 厚齋馮氏曰萃比下同體坤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於彖言 王伯厚曰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蒙之筮問之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不寧者方來是比我以求寧也後夫分明是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約說曰上爲下所順從吉道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  
洪覺山曰彖蓋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也衆共歸往  
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无所勉強无思不服之謂也  
吉道也敬仲曰九五剛健中正天德也所謂元也永貞  
則此德之常存而不息耳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  
君所以能比天下其曰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以此

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

動而无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  
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  
只是養得不能純便千病百痛並見雜出殘忍間斷私  
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自无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  
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  
極致也其爲元永貞无疑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  
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既尊且安則不安者託焉  
故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于寶曰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  
曰不寧方來四陰比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上六爲  
後夫不得言應矣後夫上六後於九五之象也敬仲曰

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 又曰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

又曰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无愧當正法耳

按順從曰下尊上之詞應兼上下舉衆之詞剛中元永貞不必如程傳分貼永貞卽是元的永貞中卽是剛的中原判然分不得未發之中卽元也永貞卽剛中之不

息者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潘雪松述曰物之相比莫過地與水何晏云水性潤下人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理齋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无間也

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唐凝菴曰非建國則民散而難比非親侯則國遠而難入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卒之感

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于一統是所謂大道爲公之世也。陸庸成曰：建國親侯則一人作孚，萬國效順者，水比于地之理也。封建之法列爵惟五，以一陽馭五陰，似之又離爲萬國合爲一家，亦水比于地之理也。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脈絡通矣。親諸侯所以親民也。爲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按比者親輔之義，先王之比天下，重在親之，親之還當尊重上人，加禮諸侯。方見我往比人意，不可以朝聘言。張雨若曰：親諸侯卽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

程敬承曰建萬國分明承師終開國承家說來見得聖人始而征伐非故貪功所以靖萬邦也既而封建非徒正功所以親萬邦也義也亦仁也師而後比湯武以之胡氏曰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有合而无間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可觀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聖人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六有他吉也

氏曰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寔寔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寔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

程敬承曰有孚之心徹表徹裏此便見盈滿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真誠非盈缶卽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初无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謂也吳因之曰終來有他吉只是論有孚感動君之常理如此他字正從有孚生

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纔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又曰。相比之道。惟初爲得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比之初。有之。失初則否。象辭二有孚。皆略之不舉。所重在初。惟能有孚。本原好。根基定。則能至盈。缶而有他吉。陸庸成曰。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所以先有孚也。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于初已卜矣。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按程傳曰。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已也。柔順中正。自審所

比抱道而出上應顯比之君非外有所徇而比也比之正也吉道也何以不自失也徇人者失已自內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潘雪松述曰比二四皆陰而內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卽爲比之匪人之象夫陽明剛正者比於陰而能自拔與陰應而能相濟六三近則昵而已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爲乎王註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張雨若曰匪人何世無之

顧吾比與不比耶曰比之分明責他自家

胡雲峯曰爻不言其大凶而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乎卽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不內應初而外比九五故曰外比之貞吉卦惟一陽剛而中正下伏群陰稱賢焉六四舍其私黨外比於賢以柔而比剛以不中而比中得比道矣而五又居四之上故曰以從上也賢以德言上以分言曰比于賢而又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徐魯菴曰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爲上而比之

故獨以分爲言。但所比幸五更爲得人耳。二曰自內謂由已而不苟於比。上四曰外比。謂親上而不私于比。下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潘雪松述曰：陽剛中正，凡卦九在五位皆然，而莫盛於比。當比之世，衆陰皆伏，尤獨居尊，上下無陽，以分其民。聖作物覩之象也。陽明爲顯，比王中心無爲，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也。其象爲王者之田，所用者三驅所失者。

前禽而邑人亦不誠吉可知矣。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  
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王者之  
田之心也。邑人不誠衆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  
上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  
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爲王者之畋不誠人  
而人自知故爲王者之比。氏曰王者之比天下去  
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  
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顯其比周  
而不比矣。不顯其比比而不周矣。胡雲峯曰師比之  
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有禽害

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則失之王者之仁也 陸庸成曰三驅失禽置失得于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誠氓知識於大順者狀熙皞之王他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所居之位得正中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正中以心言此正无欲之君可以行王道者也夫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已何心得失哉下以順從五五亦以順取之逆吾而前者聽其自去耳此所以有前禽之失也

程敬承曰王者之世本无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无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上交在元

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后故卦謂之后夫

唐凝菴曰三驅失禽見王者无意得民而自得邑人不誠見斯民无心歸五而自歸惟上以无心感故下以无心應此所以曰上使中也大公无私王者之心大化无外王者之道此謂顯比之吉而已

吳一源曰舍逆取順豈徒聽其強梗已哉討逆安順聖世不免特彼自取凶而王者无心耳如曰舍逆取順而已是謂姑息非剛中也是謂小仁非元善也是謂苟安目前非永貞也雖建國親侯能親於所順不能親于所逆逆者得以間吾之順且并其所親者失之矣顯比之



道固如是乎。吾故曰逆之舍也。非故縱之。不以智力刑威驅之。而以德馴之。俟其自效順也。堯豈不知苗之當竄哉。而弗之竄。舜竄之而弗誅。禹征之而弗滅。周公大降多士。多方民命。此皆所謂禽者。然而虞周君臣之心。不能一日忘三苗多方也。蓋至于分北保釐。而後其心以寧。乃知舍逆非聖人之得已也。討逆安順以成大順之功。是顯比之大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以爲人所比。是无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胡雲峯曰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

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

唐疑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后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此其爲后夫之凶也

程敬承總論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无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得其所以比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與四比以貞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六始不比而終无比所

以爲后夫之凶

小畜三三

乾下巽上

履三三

乾下乾上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六四陰爲小而五陽爲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旣雨履在卦則不啞人烹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于小畜則文德之懿蓄于一身化畜爲蓄非畜之善乎履則禮制之辨達于天下化履爲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靡人而使之感

故乾卒受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啞而亨其或見啞者三柔而志剛也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潘雪松述曰內卦乾乾力健巽之一陰爲卦主其力本柔以柔畜剛畜之者小也陰本小故名爲小畜所畜者小而陽自亨其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乾爲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彭山曰

西郊陰方但取陰義非謂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則陽不和而不成雨也雲蓋有西方興而雨者此文王自謂可以意會 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佳故陽得自亨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君子猶幸而有此耳使小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吳因之曰亨與別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通言其猶可亨也須知彖詞不是爲君子幸乃是爲君子謀要在言外體看言此卦雖是以陰畜陽然卦德卦體還有可享之望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 王伯厚曰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于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

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徐進齋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小畜以四爲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爲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耳此卦所以爲小畜 姚承菴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爲巽也柔得位而上下應全是以巽靡君子而君子不覺爲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時用事看以陰居陰爲得位一味柔巽最能惑人故曰上下應應者爲所惑而受其係也豈是心服而從

之。

健是嚴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是紆徐慎密不憤激于外。所謂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乃亨者難之之詞。言小畜本不當亨，其亨者乃以此耳。程竹山曰：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只言剛德。君子居中用事，是權未盡移於小人，尚有可爲之機也。小人柔巽，故足以籠制乎君子。君子健巽，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顧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健巽，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王註：小畜之勢足爲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爲雨也。凡能爲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

之然後蒸而爲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爲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爲雨尚往故也 吳因之曰密雲不雨二句是從亭上看出言君子猶可以得亨則是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懼何亨之有此卦其辭則幸之其意則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又曰畜之淺處如否如小過畜之深處如剝如明夷若更進一步則坤之龍戰是也 仲虎曰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



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易固爲尊陽作也本義以爲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潘雪松述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令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君子以懿文德文德命令之本也不內懿德而文其言末矣詩曰詞之輯矣詞之懌矣非內有章美之因而能出之乎陰陽相錯而后文生

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然文德  
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也

洪覺山曰風行天上畜而易散故曰小畜小畜何以懿  
文德也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  
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  
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德无小大特因象  
各言所重耳一說懿文德非君子不能爲大畜也當小  
畜時澤旣不得施於天下而苟一言一動稍有不盡美  
處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

君子致美于威儀文詞細行必矜使小人不得議我之失耳。要之文德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非內有章美之畜不能出之矣。楊止菴曰文德德也。前言往行德也。交養互發不可廢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于自字无着落而自訓作由亦似影响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爲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己道義爲閑不隨人進止者况合之二牽復爲不自失兩卽字相應益足信矣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爲義爻以自立不畜于人爲道苟不自立則

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得吉處正在此。初九復自道矣。何瑕可指何繫可攻何咎之有。小人得而畜之乎。故吉。胡雲峯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不可一例觀也。蓋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爲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况初以陽居陽。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義當吉也。程竹山曰。曰復其辭直曰自道。直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程敬承曰。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曰牽復與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以其剛中耿介有守便亦是進復自道者故小象釋復而剔在中二字謂其得中於已故不自失也曰吉不爲陰柔所畜而道得行也象旨初復自道二牽復而進初二並進其勢益昌蓋一陰得位之時喜陽復升如此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其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无所繫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與他卦不同此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游讓

溪曰小畜畜之小非若以艮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輿脫輹善其能止而不爲亢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彖傳所謂剛中而志行也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彖曰出无疾初之自道所以于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王伯厚曰澹菴云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元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而與之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故象咎之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不中故相昵相昵故相敵有自來矣張雨若曰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爲夫妻已極可鄙况又至反目乎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躁暴不能居忍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故反目而不相得 洪覺山曰輻車輻也輹車轉軸也輻无脫時必

輪破車裂而後可脫若車輾不行則說之矣三陽不中  
近而說四爲四所尼不能復進以從於五蓋其尼之也  
非四尼之乃三之自脫自反程子所謂三自爲之是也  
三言夫妻上九言婦而不言夫者九能夫也雲峯胡氏  
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輿利往  
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爲一陰所制而其輿脫輾唐凝  
菴曰大畜之輾可說可縛小畜之輻說則毀矣可縛則  
暫止而卽行旣毀則終止而難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胡雲峯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



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  
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血爲陰類  
四本多謂以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

蔡虛齋曰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  
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孔子曰上合志合乃四  
之有孚能致其合非四合上之志也志卽剛中之志

金汝白曰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  
志合於五也四籍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徐隆山  
曰需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  
自穴小畜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

惕出柔剛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  
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其專戒陰柔之用  
事者耶

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  
而可懼雖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已何  
所利哉卽至陽受制而旣雨旣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  
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爲柔巽所入  
率受征凶之禍耳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潘雪松述曰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又用六四者也四

與上合志五與四同體四陰虛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孚之義一體固結攀如而不可解也弔爲繩攀如之象五誠孚四因四以孚三陽向之欲畜而縻之者咸畜聚而爲吾有是謂富以其鄰陽與陽爲隣乾陽皆五之鄰也富卽畜聚之義

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二爻相攀固矣心旣相結力亦相同能兼二爻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鄰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鄰以畜三陽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下也胡雋峯曰攀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

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上皆異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攀之象 蔡虛齋曰此爻異體亦不做小人說在人事如以下畜上以弱畜強以偏禪而畜主帥之類故其辭雖若至善而終不許以吉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

潘雪松曰陽德君子可以力畜乎哉凡孤立寡助而无鄰者无德以孚耳故象曰不獨富也明孚之爲本也

上九旣雨旣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旣雨旣處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陽爻而居巽體自乾視之皆爲陰也上九陰盛之

極陰能制陽陽亦不敵而受制於陰向之不雨者今既雨矣向之尚往者今既處矣然此未必皆小人之過也自古小人進路未有所倚附而自盛者多由君子尊而尚之故勢漸至此極也

程敬承曰尊尚卽坤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有自來矣然此豈小人之福哉以理言之小人不宜加於君子雖正亦厲況未必正乎以時決之陰盛陽衰如月幾望此時萬无可行之理征則凶矣處如處暑之處止也載滿也猶俗云滿載也月幾望是盛極之象既望則向衰幾望正盛時也洪覺山曰巽下一陰而謂之月

幾望何也。巽之初陰卽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而又當畜之時故幾望也。

按陽與陰和。非其情也。君子胡爲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能靡人。君子亦若爲其所靡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以至於盛耳。程傳曰。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胡雲峯曰。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爲戒深矣。

孫質卿曰。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

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爲君子謀。情見乎辭矣。經繹曰。一陰始見。故聖人於扶抑之際。兢兢焉。

程敬承曰。大畜以艮陽畜乾。乾受其所止而止之。極反成通。故陽道大行而烹小畜。以巽柔畜乾。乾受其所入而入之。極反成尼。故陽道旣處而凶。

德積載玩也。字便見是雨處之。故疑依程傳。疑慮看小人勢盛。未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矣。

程敬承曰。坤之上六。陰極盛而戰。然猶存龍之名於堅。

冰之日小畜之上九陰極盛而雨然猶存君子之名於  
幾望之時揔之扶陽意也 王伯厚曰小畜上九月幾  
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  
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几者戒其將盈陰  
盈則陽消矣

程敬承總論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爲其  
所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特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  
二之牽復以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  
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  
不能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陰德以馴致於幾望



既雨既處。此時猶尚可。有爲耶。曰。征凶。危之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二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如初如二。原自不爲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停。不當便落他圈套了。此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爲君子謀。至外三爻。則又俛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爲君子謀。言異體三爻同力畜乾。那箇不是可畏。可懼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懼。誰想異體得陽助。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協應。一發齊整得極。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

若非深爲之謀將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爲君子謀蓋臨復勢盛全不廢處置至如剝一發无可處置惟小畜之時全是要處置的故周文聖人惧深望君子以善處之術

履三三

乾上  
兌下

王註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矣故此一卦以陽處陰爲美也按字義履只訓行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楊廷秀曰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

嘗忘于處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質卿曰凡卦乘剛者危此卦取三柔乘二剛直危之曰履虎尾明人之涉世皆危機凡履皆虎尾也履其尾不濡其齒者鮮矣故不咥人卽爲亨

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此卦以柔履剛剛爲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嘖咲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安往非危機而惟兌之悅可以處之豈爲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悅而曰和悅夫和卽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

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莊子曰：虎媚養已爲其順也。蔡子木曰：人踐履一世謂之履无地，非寔踐，故无地不戒懼。履虎尾不咥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體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愬愬，所考周旋，以爲幽人以履天位，无所不宜。跛履之凶，夫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懼。洪覺山曰：胡氏曰：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故九卦處患難以履爲正，履者小畜之反。小畜曰：柔得位，履曰剛中，正言外之意可見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按柔者剛之所陵三爲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至危而不見咥者說而應乎乾者也 虞翻曰明兌不履乾故曰應章氏曰兌德爲說柔不忤物乾居其上天德天位在焉說而應乾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象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敬承曰卦以柔履剛爲危亦惟柔履剛爲危而不危卦德說而應乾柔不忤物順不取禍以故履虎尾不咥人亨惟履剛則不得更任剛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

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爲過暴與武人之爲大君異矣夫位高甚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不疚則何危之有曰光明亨之義也卦中具此履道之至善所以危可使平歟吳因之曰和說躡剛強有无限妙處聖人發于此卦足以消磨天下之客氣而驅除其忿忿好勝之習天下无難處之事而亦无難處之人矣

吳一源曰傳特揭九五發明履道見彖人之取義廣也蓋帝位未易履猶虎尾也剛中正以履之才位雖足有爲而其心兢兢業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夬履之

疾則其道光明矣以此推之凡處難處之地接難與之人臨難行之事皆履虎尾也所謂柔者非委靡說者非狗媚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蔡虛齋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便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故曰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潘雪松述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澤視天則最下最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爲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貴役賤尊役卑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爲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志

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君子識履之所以爲履本至卑  
至下而率履不越則民所視履卽此在矣 洪覺山曰  
君子盡分小人安分分生于理非有所強而使之然故  
不曰上天下地履而曰上天下澤履澤說于心非有所  
強之謂也

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志定志定于下則初爲素二  
爲坦願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  
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懼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  
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夬而厲矣六爻取義不同  
其爲履虎尾之心一而已 陸庸成日記曰人情有禮



則安初率之以爲素二由之以爲坦上反之以爲旋安于禮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王輔嗣曰處履之初爲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爲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程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

程敬承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二曰道又云俗士務華徒以彌縫衆見真儒務實要以快幽獨知中庸

曰闇然。无惡於志也。易曰素履。獨行其願也。獨行願是  
自慊境界。胡仲虎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質爲本  
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質也。白賁无咎。其卽  
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卽虞  
其弊爲靡爲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  
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  
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剛中履卽爲道。此道甚夷。无疑无阻。  
坦而又坦者也。二內卦之中象幽人。上無應與。內心不

動人皆擾擾已獨恬如既不妄進亦不退避守其真正而无不吉焉只中不自亂便見其幽乃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也明非多慾之人所能也唐凝菴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无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爲險耳惟幽閒之人不以矜功衒能爭名奪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機皆坦途也雖有猜忿機械之人與之久居亦當不覺其化而入矣

程敬承曰履道坦坦卽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也世路崎嶇而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以鎮物者剛柔進退惟中所在故坦坦也志

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干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干大君志剛也

潘雪松述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爲不當位故眇而自詭能視跛而自負能履眇則不審於履跛則不良於履適居剛上肆然履之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武暴之人陰性多暴有武人象章氏曰大卽五陽有恃其一陰以君五陽之意君卽卦主之義謂爲衆陽主而欲強行於衆陽

之間以爲大君而无畏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暴其不免啗宜矣

洪覺山曰坦坦說體也三居兌上失其說體故志剛吳一源曰說極則變近剛則躁急也陰非武而曰武位非君而曰君柔而志剛下而志上之象也

程敬承曰九二坦坦志以道寧卽能行能視而不自謂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未能謂能強欲有爲躁也去坦坦遠矣故二吉而三凶

王註居履之時以陽處陽猶曰不謙而况以陰居陽以乘剛者乎故以此爲明眇目者也以此爲行跛足者也

之兆上九處履之終於其終也視其所履以考其祥蓋  
吉人用心常以自考吉事有祥兆於先幾果履也而其  
旋不愆於素不渝其貞周旋完備而无所缺此之謂求  
福不回元吉也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  
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剛居履之成健而  
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  
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  
旋則毀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  
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乾九方能視  
與眇能視正相應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

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程敬承曰視履考祥卽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誘休咎於天而不考善惡於已眇視如三无论已五之夬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之意王註云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 又云初終之間吉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

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  
卽以此施。方是周旋无虧。方可得元吉。其元吉全在考  
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卽吉之  
祥。元吉只是大善而吉大有慶。方是實說福。

吳因之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團看。常人拋却善惡  
專論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  
福。正是考善惡。又曰。天本一定。而以爲有未定之天  
者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爲一。人事之所在卽天也。人有  
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  
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



則始于殃。未始不卒于慶矣。一旦易善而爲惡。則始于慶。未始不卒于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爲言也。至于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

唐凝菴曰：愬愬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

質卿曰：人之制行。初心猛烈。欲得元吉。无難。末心頑熟。欲得元吉。不易。元吉在上。則彌。向彌。邵愈。久愈。精不惟有慶而大有慶也。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胡不萬年者。此也。陸庸成曰：吉莫吉於无愧。慶莫慶於

克終

總論丘建安曰履以上天下澤爲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

庸德也。坦素愬懼而不敢剛以夫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于人，人將應之。何啻之有。故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于動天，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

泰

三三

坤下

否

三三

乾下

乾上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陂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代法之世乎？大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太而否，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泰其上古之極治與？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

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卽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爲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慘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滅无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

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  
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  
三陽方進有方興未父之勢而无盛極將衰之虞六十  
四卦之中可爲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陸庸成曰自泰  
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无一凶字其易道之最  
盛乎開之者泰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維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泰之爲卦陽在下而陰在上二氣  
相交流通无滯故泰取通義通則志相得矣小往大來  
陽進陰退也退則出外故曰往進則居內故曰來吉爲

君子言也吉則無所不通矣故言亨程子曰泰之道吉而且亨不言元吉元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大小不可以槩言言吉亨則可包矣 林次崖曰卦名爲泰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辭曰小往大來以淑慝之陰陽言也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其理一也 唐疑菴曰卦以九二爲主六五爲應原以大來成太也 伊繼山曰此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之時也

洪覺山曰或曰泰自否來坤往居外乾來居內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惟卜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爲占文王觀象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于往

來數字間卦體始爲之活動非揲著求卦之義胡氏曰  
卦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于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  
以下言之何也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  
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  
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  
月歸十二月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觀八  
月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姤五月陰月  
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夬三月陽月逆數未來必皆除  
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順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  
泰正月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于下經之姤  
坤不言十月而言之于上經之復蓋先天圖圖剝復之  
間自有坤姤夬之間自有乾后天復次剝復又自有  
坤上坤下姤次夬夬姤又自有乾上乾下乾坤陰陽之  
極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讀本義者不可不知是亦  
有說矣然大段陰陽消長微著流行天地間只有此數  
故或多或少或寡或順或逆或反或對莫不自然有合序卦  
者固之不必  
過爲之辭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盡天下之爲君子而无小人也。丘建安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

按：內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氣潛伏也。內健外順者，



剛毅爲主。而乘懦不行也。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朝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內。疎而遠之。則爲外。長者一步長一步消者一步消一步。所以爲泰。聖人所以慶幸。若長到沒去處。則爲盈。消到沒去處。則爲虛。盈則極而必反矣。如夬卦。只好用盈字。却用不得長字了。馮氏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張雨若曰。內陽三句。總歸重君子。小人上亦洒脫。如云。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爲內君子。而君子道長也。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爲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戊辰墨卷有用此說者。陸庸成曰。大壯與夬。

陽極盛矣皆過于中而惟泰爲中道何也天不能无陽地不能无柔人不能无小人但欲内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爲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无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故曰泰然後安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爲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内則陰從陽君子在内則小人變爲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爲泰若小人在内則害君子其黨勝而天下否矣氣化盛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程敬承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自古有君子則有小  
人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征相與爲包荒  
爲艱貞能使彼之翻翻來者皆化爲君子耳此說得之  
玉泉喻氏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朱子曰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  
化龍倜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  
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問裁成輔相何獨於  
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

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下如何裁相得 林次

崖曰裁成是箇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箇器具如渾淪  
一個段疋裁成一件衣服相似輔相是時勢所趨合當  
如此但力不能爲聖人從而贊助之左右是夾輔使之  
植立也 陸庸成曰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  
處出來宜卽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以左右民者先儒  
謂民爲泯泯然无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使  
得各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開萬世之泰也 洪覺山  
曰屯蒙之時風氣未開需訟以后開而尚畜至履而泰  
而后九功修和衆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

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故程子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後世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闕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引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者初以之也征往也不言往而言征者樂其道之得行同類征征然以正往也陸庸成曰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然類不同則茅亦異泰茅蘭也否茅莠也蘭雖拔不改其芳莠一拔

難剪其蔓類相反耳志在外外謂民泰以外卦爲民  
楊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惟  
志在於爲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已 潘雪松  
曰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  
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泰當內君子之時而九二與五正應爲泰  
之交故治泰主二爲言剛居柔位在下得中本有虛含  
容納之度故象包荒乾體本剛健果決故象用馮河三  
陰在外泰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

不以同體相比本至公无私故象朋以尚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得尚者慶辭也保泰以包荒爲重專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一焉於中行遠矣如保泰何哉以光大也九二陽德中體虚心平情也不執定因循一路也不執定發揚一路一切先入之見有我之私分毫无有沾帶鑑空衡平順而應之何等光明廣大所以能中又曰四件一時俱有益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微細不察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

安是用馮河卽此革弊正是爲海隅蒼生之計爲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勲戚故舊我也決不爲他中止之是朋亡 又曰中行雖兼剛柔畢竟以剛爲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亦剛也看來治天下國家剛德是本領合下便靠他做主但純靠不得也要柔來參酌大抵七分剛三分柔若對半就犯太柔則廢乾元用九道理正是如此

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



荒用憑河言憑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聖賢之爲也故包荒豈姑縱者哉從容而晷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憑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憑河之勇者不能而憑河又以包荒用故小象單舉包荒以釋曰得尚於中行尚配合也六五中以行願而二與之配故曰得尚於中行也陸庸成曰包如天荒屬地蓋亦於卦象有取云唐凝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憑河用字當貫言此

皆包荒之作用也

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爲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於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然則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若扶持根本培養元氣此爲持遠慮亦存大體也張雨若曰四事總在包荒內此治道也然天下事業皆從心上做出惟他平素涵養得心體光明闊大所以他舉動也恁地光明施爲也恁地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得尚于中行之道朱子曰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人如何做得最宜玩唐疑菴曰九二何以曰不遐遺也知平陂往復之幾而

城隍先虞其復也何以曰朋亡也三陽三陰雖各爲朋而實相爲應必不以有心樹黨而使陰无所容也尚者尚主之義正與歸妹相應然不言吉者祉吉皆爲五有二不敢有之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曰三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泰而必否故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故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則可以保泰而无咎不失所期

爲季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述曰陽自上而下曰復小往大來也陰自上而下亦曰復大往小來也故曰无往不復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處其交履其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道故禍端敗幾往往伏於泰通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

陸庸成曰地道无平不陂天道无往不復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爲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際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

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于微則此際一斷卽不可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疾飛貌謂羣然而來且迅疾也時已過中其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蓋其黨類之易集若此君子處此亦大可危哉以鄰以字專言四以之也陸庸成曰翩翩見向之往者今羣而來也不富而隣從者甚于從富不戒而類

信者速於信令則時可知矣

潘雪松述曰：劉伯子曰：翻翻飛而向下象也。陰爲虛不富也。以其鄰五與上也。不戒以孚三陰同志皆承乾者也。彭山曰：當泰之時三陰在上皆順乎陽不戒以孚共爲一朋。此大道爲公之盛所以爲泰也。方獻夫曰：初之上進必以其黨四之下交必以其鄰。此太之道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也。此非本義正意姑存之。

胡雲峯曰：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于必來者小人之中心也。故象曰：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爲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爲大同矣。

按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爲主於內耳。爻以內卦爲下象。

以下復爲上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惟其失實則此心惟恐君子譏其后故懽然交合以謀害君子者乃其中心之願願故自孚不待戒也首二句是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後二句是推小人心以危君子胡金峯曰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而自結于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疎其防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人君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

臣也言莫亨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爲帝妹 潘雪松述曰程傳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爲正也六五陰居尊位下應九二柔中虛已而順從如帝乙之歸妹然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質卿曰泰至五位陽道將潛伏矣陰氣已流行矣自是可以凝陽德之亨可以消陰機之萌福祉自天世道攸慶元



吉之象也。唐凝菴曰：歸妹正與二之尚主相應，福所止曰祉，卽三之所謂福也。

王伯厚曰：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

陸庸成曰：泰之君願爲賢者，婦蒙之君願爲賢者，童中孚之君願爲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程敬承曰：三陰合交，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爲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陽相與，致泰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

消矣曰中以行願謂非柔中之君不能與剛中之臣相尚也

吳因之曰初之彙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傳屈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于隍也勿用師者王介甫曰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於潰散而速其禍故

勿用也。自邑告命，亦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然不能預防于先，而徒修救于後，雖正亦可羞。吝經釋曰：貞而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早已。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人事之失耳。故曰：其命亂也。謂政令不修，治而然也。然豈遂付之於不可爲乎？告命所以治之也。

總論周用齊曰：五主泰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之所始由君子爲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爲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

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

否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竹山曰泰者人道之常否則反其常矣故曰非人道也既非人道則君子之道不可行矣大往小來所以爲匪人所以爲不利也潘雪松述曰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石介曰爲君子遇否者言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內陰外陽有匪人之象

仲虎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爲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爲人矣匪人也孔疏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節句句與泰相反邦之所以爲邦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若上下不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復成箇世

界有邦與无邦同。蘇子瞻曰：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國矣。何晏曰：泰中言志同，否中言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乖而亂邦國也。蔡節齋曰：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易述曰：內坤爲內柔，外乾爲外剛，主德不剛，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游讓溪曰：內柔外剛，小人之得也。是以佞傷善而成天下之否者也。洪覺山曰：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唐疑菴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

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必言治病之方也。

簡端曰。匪人。匪云无乎人之辭。萬物不通。則人類不生。天下无邦。則人不成。猶不生也。蓋大往小來。君子之道消。猶无君子也。无君子。猶无人也。曰无邦。猶可復焉。曰无人。則絕之。故不曰无人。曰匪人。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按辟難。全在儉德。儉者韜而不。之謂有作。子陵詩曰。當年何事着羊裘。此正譏其不能自斂也。惟儉德方不取匪人之忌。方為辟難。

程敬承曰本義不形于外四字甚妙君子當否時志在  
休否豈肯恻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  
被寵祿泊然无榮之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  
以運其幹旋之樞也大凡處否而罹小人之禍者多因  
韜斂不深反令人得以祿位榮我一爲所榮祇爲所辱  
矣身辱則道否而小人之禍隨之故不可榮乃所以辟  
難也洪覺山曰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几明決之辭  
也然則君子知世之不可而各退遯于荒野乎夫有所  
不可遯者比干狄仁傑是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



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于剝膚極矣然于三則曰剝之  
于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于小人者况否雖內陰  
未至如剝之極也故于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  
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善矣尚與其  
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爲  
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  
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  
不亂羣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剝膚  
防之可無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爲君子謀甚嚴也一陰  
始生躡躡孚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而况于三陰內固

乎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朱子曰這是凶未判時若能于此改變小人便做君子  
于孔安曰小人之進不可遏小人心猶可回蓋天理  
之在人心不容泯滅况初惡未形誠能幡然改悟以正  
是從變而爲君子豈不吉亨 洪覺山曰善惡无定形  
君子小人无定位勉于貞卽爲君子之貞矣故不曰吉  
而又曰亨者甚言以勉之此之爲小人謀謀其爲君子  
耳

經釋曰小人者私一己爲其內也反而貞卽志在君於

太初又何間焉故善反惟志周用齋曰凡小人之欲傷善祇爲身謀耳旣爲君謀必不害君子矣君子者天地之紀而社稷之衛也楊止菴曰先儒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君而用之所謂爲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在初故有此象

蘇紫溪曰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撩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陸庸成曰泰之爲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爲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卽別其爲小人者欲化之使貞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征爲貞改外爲君蓋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于爲君子而深樂于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爲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爲小人何至爲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凡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深可畏  
六二包承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  
處正能染君子處若徒昵其外有相容之迹而不察其  
中有實不然之心未必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以  
善承君子爲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則以安守其否  
不亂於小人爲亨非爲君子幸深爲君子危也 蔡虛  
齋曰陰柔而中正小人中之君子也其曰吉小人非有  
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其曰否亨非謂其包  
承而亨也不爲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  
辟難之意大人身既否矣道以出得亨洪覺山曰二以

否成其不否也。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休否之業，惟不亨者能之。

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羣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爲其蠱惑，非大識見大涵養，未有不亂者，故不亂羣爲大人也。夫當否時儉德，君子豈能絕不與小人爲羣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易因曰：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故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蔡虛齋曰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蓋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故謂之羞張雨若曰聖人着一羞字以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楊止菴曰內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也危君子也

程清溪曰羞者愧心生也包羞包含其羞也小人爲不

善見君子未嘗不赧然以自知君子知之未嘗復行小人知之。包羞而已。六三不中且屈于乾小人見君子之態也。伊繼山曰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蓋既失其勢又短于才故包羞而惡未發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又有爲君子危之之意。

程清溪曰謂易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愚讀否卦知聖人有不絕人之仁。諄諄乎化惡爲善反邪歸正。豈不爲小人謀哉。但不爲小人謀。小人之事也。何哉。泰象與否正相反否爻與泰爲小人者。不過誘掖小人而從君子之道也。初之貞吉志在君也。二之包承求君子也。三



之包羞見本心也。聖人豈不知小人凶頑爲難移者耶？小人亦類也。有教無類，何可絕耶？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按有命是個機會，无咎正九四着力處。與他處无咎不同，只一個不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蓋必如此而后可以承上天命也。洪覺山曰：命，天命也。无往不復意也。四當將復之初而已，又能以靜正得之，故曰有命无咎。命自此始，亦自此立，故也。疇，類也。離，麗也。陽之志在行，因否而滯，四始復之，故喜之也。

程敬承曰：楊止菴謂此爻正與泰九三相變見陰陽往

來反復在此二爻也。泰曰无往不復。此曰有命。泰必艱。貞无咎。此直稱无咎。疇離祉者。九三太已往。故戒之。九四泰將來。故喜之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于泰之上六。而復治于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爲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

之吉也。大人雖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潘雪松述曰：人依木息，曰休。九五當陽轉旋世道，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若休而復來，只轉眄乎吸間耳。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故曰大人吉。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來知德曰：此心兢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柔小，嘗畏

其亡而不自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爲休，故其心危懼如此。鄧伯羔曰：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此卽朽索難馭之喻。

程敬承曰：本義只云又當戒懼，則係於苞桑斷是憂危之心，非國祚安固之喻也。

六二曰：大人亨。此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胡雲峯曰：休否之大人卽否亨之大人是也。程敬承曰：位正當與履九五同，聖人恐其有所恃，故以其亡其亡戒之。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王童溪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

才居否之極固所優爲也。潘雪松述曰：上九否極以陽居之則德浸長而爲泰也。否未終尚當漸圖終則直言傾否方未傾時否猶故存及其既傾而後喜可知也。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亾其亾戒惧中來。唐凝菴曰：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

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游讓溪曰：先否後喜謂以否爲先悼往失而慮後禍以喜爲後毋矜功能毋狃安肆與其亡其亡意同。陸庸成曰：上爻傾。

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惧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爲先。以喜傾否之念爲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郭崇韜謂无忘戰于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尹和靖曰。易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所謂機會。豈其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斂德辟難乎。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又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

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辟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爲保身堅隱哉？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有命，否道將消，猶必處之无咎，使羣陰並離其福，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拳焉。故知盡人回天，在一念乾坤中矣。

李九我曰：此卦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每爲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

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而每爲之致其幸焉扶陽之意也。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于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于否之君子也。

同人三三

離上乾下

大有三三

乾上離下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畫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畫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咲勢大故能令人思



艱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  
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  
人以貞爲要歸大有以元爲首出 潘雪松述曰同人  
大有皆主離之一陰大有之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  
所有故曰元吉同人之陰在二而上下五陽皆欲同之  
故曰亨曰利君子貞劉伯子曰易以比與同人名卦比  
同最易溺於情而難於貞也比者坎一陽在五爲衆陰  
所比而坎陽中正故卦辭曰元永貞同人離一陰在二  
爲衆陽所同而離陰中正故卦辭曰利君子貞惟其貞  
也此所以爲顯比之吉而比卽周所以爲於野之同而

同卽和也。象旨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同人十二卦。坎體凡六見矣，離自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見之，至同人十三卦而正離見，十四卦而六離之用始與坎等。然離之用隱者過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矣。司馬公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之者所以通之也。金賁亨曰：此卦象以大同爲義，爻以擇所同爲義。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孔疏于野，喻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乃得亨通。與人同心，足以濟難，故利涉大川。與人同利，易涉邪僻，故

利君子貞。蘇長公曰：野者，無人之地也。立於無人之地，則同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故利涉大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俱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故也。蘇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剛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同人于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吳因之曰：同人于野，固亨而利涉矣。然非君子之正道。又安得謂之于野？故利君子貞。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于野，只一層意說者，多分公正兩項，不知謂何。又曰：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爲同，不以情爲同意。後面曰乾行曰

文明以徼曰中正而應總之不人人情絕去蹊徑渾把一理爲主看同人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盡於此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徼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盧中菴曰得位正也得中中也乾九五亦中正也而二以中正應之同德相應者也故曰同人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看吳因之曰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情之同也釋卦名不及此者人之相與唯

同德者其情最堅。有如蘭之契。有如斷金之利。故舉德之同。則情之同不假言矣。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用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離不得乾。豈能亨而利涉。乾行。是于野源頭。何謂利。君子貞。離爲文明。乾爲健。六二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中正。曰文明。則不迷於非幾也。可以見柔中之美。曰健。則不撓於萬變也。可以見剛德之善。曰中正以應。則不牽於邪僻也。可以見

剛柔正合之妙此乃君子之正也

程敬承曰乾行天行也天无私覆以天而行浩浩蕩蕩豈不是于野之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摠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云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易述曰通天下之志所謂志者一於正而已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无別地他歧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无由故能通之而无間惟通其志纔謂

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吳因之曰通天下之志通字若作孚契浹洽看便屬情去了。此處正就理發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志慮潛于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无少壅隔此正所謂大同而利涉本義乃爲大同句要看卦象之辭只是要同人插入理字裡面去全以理論不以情論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蘇子瞻曰水之于地爲比火之於天爲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爲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 潘雪松述曰

程子云不曰天下有火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是天與火相同也天與水相違則爲訟天與火相同則爲同人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之同也蓋象天之兼覆火之鑿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汝吉曰人之與人同也類以類聚羣以族羣非類不聚非族不羣故人不昵非類神不歆非族者天也君子明於物則各以其類族辯焉類同相邇異使相遠族同斯羣不同斯分別宜分類選賢與能同而異也豈智計也哉 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



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无僭亂乖爭。再无瀆擾侵害。穆穆熙熙。又是大段同處。天與火合。以无所不覆之體。兼无所不照之用。則物物同在其中矣。故稱同人。洪覺山曰。族以人言。如人情善惡大小是也。物以事言。如物理是非同異是也。類之辨之。明其善惡同異之分。以處天下使之各得其情。如天下萬物已无所與此。君子所以大同于人者。君子貞之謂也。

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爲同。各正之。爲保合也。睽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

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常不同隔之者門也是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又誰咎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象旨初前遇六偶爲門象 王伯厚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六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洪覺山曰同人彖吉而爻少善辭何也爻以比應爲義故少善也。不論應之正與不正而少

有比心焉。則皆非矣。是故初九在下无應也。比于二而不昵。出門之心。卽天下之人之心矣。誰咎者無可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道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爲同人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有同人于宗之象。彭山曰二本美德而爲比所動。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故曰吝也。觀五以不得同二而號咷。則二之情可知矣。五陽剛能以大師克三四之間而遇二。二雖柔克不能勝剛。能无羞吝乎。張雨若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

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於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其于象正相發而非有二義也。或曰卽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夫比初與三爲私應五爲公以應五爲吝失其旨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王註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党相分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勢其敵剛健

非力所當故伏戎於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  
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

程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  
不直義不勝故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  
摠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吳  
因之曰伏戎二句是聖人就他地位想他情景特設爲  
此語以形容之此是水月鏡花語要看得虛活三歲不  
興言理勢不敵也湏索罷了此句渾是覷他語氣

洪覺山曰伏戎于莽伏兵也升其高陵望敵而欲行之  
矣欲行以敵剛下同于二而勢有所不敢故三歲不興

三歲不興則終不可行矣安者不可之辭也 胡雲峯  
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  
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  
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觀四因同而攻皆起於不  
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 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  
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  
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  
而反則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

而爲三所隔，儻然起，憑陵之心焉。有乘其墉之象，象旨離二中虛，外周象墉九三爲六二之墉，乘二之墉將攻而取之，其才陽也。而處九三之上，故乘其墉，其位陰也。而處九五之下，故不克攻而吉。

敬仲曰：夫乘墉力亦強矣，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而義有所不可攻，故自不克也。其所以得吉者，困而反乎法則也。則義理之不可踰者，困於不義，反於義矣。故吉於此，見知困爲善機而不遂，非之爲貴也。蔡虛齋曰：乘其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二未必得二也。况所圖在二，攻三何爲弗克攻？非讓與三也。以二

自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吳因之曰困而反則不可板寔講全要形容他悔悟之妙。言二既制于義而不得通便流水回頭流水撥轉來。反而就于法則之中耳。不走非義一路上去。故吉劉伯子曰曷爲乎攻欲也在三之上勢易逞也。卒以近君多懼不克而反。故知居上好凌所以爭也。居下憚上所以戢也。丘建安曰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奔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爲甚何也。三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墮方萌窺伺之意。



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况四之所欲攻者三三  
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  
其順逆之勢又不侔焉噫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  
興與 項氏曰六二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  
義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觀此則知訟  
卦九二之不克訟亦非不勝而歸蓋九二之中履柔能  
自反而逃其患也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  
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不克攻訟之九二九四  
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可例見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

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潘雪松述曰九陽位五居中得正同二之道裕矣三四爲間故有先號咷之象以其中心義直終必得同故有後笑之象三四皆剛曰伏莽曰乘庸非易克者九五乾剛爲能克之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克者理直而勝也既克三四而忽遇二喜之之詞汝吉曰同人之時莫危於間也二五同心物猶間之况其他乎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以間而離者多矣九五剛德中心義直絕訛與疑用大師克之而濟也微大師豈能克哉微克豈有遇哉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間而終合

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  
聞曰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  
國爲易 又曰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  
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強之間以同五五剛中  
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於野歸  
之乾行者以此

劉伯子曰五之號咷而笑克而相遇皆中也中者二五  
同然也使二以應五爲吝則五之應二不得言中直矣  
知五之爲中直則二之吝非應五也斷可識矣

程敬承曰四曰困五曰直惟直足以屈之使困也四曰

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也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其理之直有在同之之先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之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於先又何以爲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纒邪得間之意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妄同私也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私也私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入之道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潘雪松述曰同人于郊不用而在外之象上子夏曰居  
外已過其同无與同者爭患之禍則免矣求同之可得  
乎爻詞凡同人者无繫應也 程竹山曰夫有所同則  
有正與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无  
得失矣故无悔

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爲亨爲利同人于郊止於  
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  
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  
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丘建安曰周公於爻以不  
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

半頁原缺

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相反

總論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爲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之无所爭也

蘇紫溪曰同人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牖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邪也寧固而